

超级版图

蒙古帝国的鼎盛荣光

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缔造者
他擅长以智慧和隐忍逆转困境

张生全 ◎ 著

下 册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超级版图

蒙古帝国的鼎盛荣光

张生全 ● 著

下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级版图 (上下册) / 张生全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078-3869-5

I. ①超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8769号

超级版图——蒙古帝国的鼎盛荣光 (上下册)

著 者 张生全
责任编辑 张娟平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徐秀英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编: 100866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环球东方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字 数 600千字
印 张 51.5
版 次 2016年6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6年6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078-3869-5 / K · 265
定 价 78.00 元

CRJ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| 目 录 |

第二十六章 懣 / 001

被夺兵权，蒙哥只能发疯一般训练自己的儿子

第二十七章 愍 / 020

已经没有对手了，但母亲告诉他：不，你还得忍

第二十八章 馁 / 042

耶律楚材没能说服自己的灵魂，更没能说服自己的身体

第二十九章 莽 / 057

贵由是死在温柔乡里的，所以他不敢承认

第三十章 助 / 074

他站起来的动作，就像太阳跳出云层

第三十一章 鞭 / 090

你身体变形的极限是多少

第三十二章 勒 / 107

割裂他们，是为了保护他们

第三十三章 服 / 120

大清洗后，所有的盐都被带走，而那些沙则留在岸上

第三十四章 统 / 135

政权、法权、财权，三权统一

第三十五章 伐 / 150

永远不要忘记，蒙古人到世上来，是为了征服世界的

第三十六章 罚 / 164

一千匹马奔过，把他和青草踩成一摊黑红暗绿的肉泥

第三十七章 仁 / 181

第一个不屠城的蒙古可汗

第三十八章 情 / 196

三根支柱定一项帐篷，三个人的爱情反而不稳

第三十九章 缘 / 209

平行线真的不相交吗？一直延伸到海洋也不相交吗

第四十章 能 / 225

给忽必烈一点儿火星，他就像太阳一样发热

第四十一章 暴 / 239

把眼睛挖出来交给可汗，请可汗不要再屠城

第四十二章 疑 / 254

朕还活着呢，忽必烈想干吗

第四十三章 慈 / 269

蒙哥伸向忽必烈的这根鞭子，摇一摇，又折了回来

第四十四章 霸 / 285

用围猎的方法把整个南宋围起来

第四十五章 威 / 300

两个月占领大半个四川，“川中八柱”折其五

第四十六章 韧 / 312

一枚小小的果核能扛住蒙古十万大军吗

第四十七章 执 / 326

就是全蒙古都劝他放弃，他也要把钓鱼城拿下来

第四十八章 劫 / 340

暴雨、酷暑、瘟疫、阵前折大将……这是长生天的暗示吗

第四十九章 命 / 353

一只蜻蜓飞过来立在指挥棒上，战争落幕

第五十章 幸 / 366

最后一位合罕的死，改变了世界的进程



被夺兵权，
蒙哥只能发疯一般训练自己的儿子

玉龙答失一把掀开帐门跑进来。那时候蒙哥正一个人坐在桌前喝酒。玉龙答失攀到蒙哥的膝头上，揪着蒙哥的胡子嚷道：“阿瓦，别喝酒了，玉龙要骑马马，骑马马！”

蒙哥西征的时候，玉龙答失还在襁褓中。回来的时候，玉龙答失已经满地乱跑了。起先，孩子很认生，藏在他母亲怀里，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蒙哥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和蒙哥熟悉了，整天缠着蒙哥，要蒙哥陪他玩儿。

蒙哥把玉龙答失抱到一张凳子上坐好，递一双筷子给他说：“好啊，陪你骑马马可以，你得先陪阿瓦喝酒。”

接着，蒙哥倒了小半碗酒，推到玉龙答失面前，说：“把这碗酒干掉，阿瓦就陪你骑马马！”

玉龙答失还端不牢酒碗，一端起来，碗里的酒就荡来荡去的，直往外溢。这时候忽都合揭开帐门进来了，看见蒙哥让玉龙答失喝酒，赶紧把酒从玉龙答失手中夺过来泼掉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怎么让孩子喝酒呢？他还不到3岁呢！”

蒙哥没有开腔，但玉龙答失嚷嚷着哭闹起来：“我要喝酒酒，额吉我要喝酒酒，我要喝酒酒嘛！”

蒙哥笑起来，说：“你看，孩子多有志气，人家自己要喝呢！”

忽都台摸摸玉龙答失光光的头皮，哄道：“玉龙儿乖，不闹，这酒是辣的，不好喝，我们不喝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不好，玉龙就要喝就要喝！阿瓦都在喝，阿瓦都不怕辣，我也不怕！”

玉龙答失说着，爬到桌上，搬蒙哥的酒罐。

蒙哥接过酒罐，又给玉龙答失倒了小半碗，赞叹道：“好啊，有志气！这才是我蒙哥的儿子！来，儿子，接着，别听你额吉的，咱爷儿俩喝！”说着，把酒碗在玉龙答失的碗上碰了一下，仰脖一饮而尽。

玉龙答失有了父亲的鼓励，也搂起酒碗，往嘴里倒，但他立刻就呛得大声咳嗽起来，眼泪一下就盈满眼眶，委屈得大哭起来：“不好喝，不好喝……”

忽都台赶紧把酒碗从他手里夺过来，丢在桌上，又拿手帕擦他的眼泪说：“就是嘛，额吉告诉过你的，这东西不好喝，咱不喝了，下去玩儿，让你阿瓦一个人在那喝！”

蒙哥忽然严肃地对忽都台说：“别抱他走，你让他坐好！让他把酒喝完！他自己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！”

“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何苦要折腾他！”忽都台不满地说道。

“有多小？咱蒙古人的孩子哪个不是很小就学会喝酒了？我蒙哥的儿子难道这点儿能力都没有吗？”蒙哥又转向玉龙答失，对他说，“儿子，挺直腰板，别怕，把酒喝完！”说着，把酒碗递到玉龙答失面前，望着他。

玉龙答失连连往后退。蒙哥一把揪住他，提过来放在凳子上，说：“儿子，喝吧，两眼一闭就吞下去了！你吞过第一次就不会怕了。以后，不让你喝你还不舒服呢！”

玉龙答失眼里含着眼泪，看了看父亲，又抬头看了看母亲。忽都台把头转向别处，不开腔。玉龙答失只得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小口，又放下来，嘴里直吸溜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
蒙哥又端起来，递给他：“好啊，喝，接着喝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喝完我们就要喝完！你要不喝，阿瓦可要给你灌下去的哈！”

就这样，玉龙答失在蒙哥的鼓励和吓唬下，哭嚷着，把那小半碗酒喝完了。

蒙哥哈哈大笑，一把抓过玉龙答失，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好啊，干得好，这才是我蒙哥的儿子！来，阿瓦答应你，陪你骑马马！”

忽都台背过身去，自个儿在那里抹眼泪。

蒙哥趴在地上，翘起屁股，昂着头，嘴里呱儿呱儿地叫着。玉龙答失破涕为笑，跑过来，往蒙哥背上攀。

蒙哥背挺得有些高，玉龙答失攀不上去，让蒙哥把背往下降一点儿。但是蒙哥不，他让玉龙答失去搬一个凳子放在旁边，爬到凳子上往上爬。玉龙答失拿了凳子过来垫在蒙哥旁边，可是还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蒙哥让玉龙答失换一个高一点儿的再来。

忽都台在一旁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你就不能把你的背往下稍微降那么一点点吗？你是活人呢！”

“我可以降，但是马能降吗？我在练习他骑马呢！”

不料玉龙答失一下就把凳子踩翻了，“扑通”一声摔倒在地，大哭起来。蒙哥大声喊道：“爬起来！不要哭！爬起来继续骑马！”

可是玉龙答失不起来，仍然坐在地上大哭不止。忽都台过来，把玉龙答失抱在怀里，拍着他的背，哄他。

蒙哥翻身坐起来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你哄他干什么呢？你这样娇惯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！”

忽都台嚷道：“他才多大一点儿嘛！你急啥呢？都让孩子哭好几次了，你也忍心！”

说完低头看孩子。可是玉龙答失不知道是哭累了还是酒喝多了，竟然睡着了。

忽都台看到玉龙答失红扑扑的脸上的泪痕，掏出帕子，轻轻给他沾掉。

当得知合罕让蒙哥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忽都台高兴坏了。每次蒙哥带兵外出打仗，她都很郁闷。这意味着，蒙哥又会在外待几年，她又将有几年的时间不能和他见面。她和蒙哥的感情很深，经受不住别离之苦。每到夜晚时分，一个人听着草原上的虫鸣和凄厉的狼叫，望着那透进帐里来的月光慢慢地从地上爬到墙壁上的时候，她就特别孤独。她害怕这种孤独。上次蒙哥出征金国，她本来是要跟去的，可刚生了班秃。这次西征，她又刚生了玉龙答失，都没办法跟从，结果蒙哥让火里差跟去了，这让她的心理很是酸楚。后来听说火里差牺牲了，她又是伤心又是安心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了。

蒙哥走后，她不只孤独，还充满无边的恐惧。蒙哥是去战场，战场是一个多么冷酷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暗的陷阱，随时都张着血盆大口，一个人的生命丢在里面，就像一根针掉进大海里。她已经见过太多的小伙子，生龙活虎地出去，转瞬就被黑洞吞没，他们的母亲、妻子和子女，就像做了个梦一样，一觉醒来，世界就完全变了样子。

有时候她忽然想到，蒙古人为什么要四处挑起战争呢？能不能不去打仗呢？妻儿老小一家人在草地上放羊牧马，唱歌晒太阳，不是也很好吗？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那么宽的疆土，对每个蒙古人来说，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不过，她也就是想想而已，她知道，如果一个男人生在蒙古，他就注定要在战场上，和刀枪剑戟，和腥风血雨摸爬滚打；如果一个女人生在蒙古，她就只能一个人和她的牛羊对话，慢慢地把青春的红颜耗尽，慢慢地老去。

忽都台虽然很高兴，但是她知道，蒙哥心里是难受的。他是一个典

型的蒙古男人，渴望建功立业，渴望跃马沙场的心理比任何一个人都强烈。不让他去战场，简直就是要他的命。不过，让忽都台惊讶的是，这次蒙哥并没有和以前遇到打击和挫折时那样，把郁闷和生气表现在脸上。他整天把玉龙答失拉在手里，不是让他喝酒，就是教他射箭、骑马和摔跤。他对待这么个3岁小孩，就像对大人一样，常常搞得忽都台心疼不已。

这一天，忽都台正在煎茶，班秃从外面慢慢地走到忽都台身边，倚着她的腿，撅着嘴，一声不吭。

忽都台蹲下来，抓着班秃的双手问：“孩子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高兴啊？”

问了半天，忽都台才搞清楚，原来是蒙哥带玉龙答失玩儿去了，却不让班秃跟去。忽都台把哭兮兮的班秃搂在怀里，她有些可怜这个孩子。这孩子有些憨憨的，在没有玉龙答失的时候，蒙哥还是挺喜欢他的，可是有了玉龙答失后，伶俐可爱的玉龙答失一下就把蒙哥的父爱全都夺过去了。

不过忽都台不一样，她是母亲，两个孩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对谁都一样的心疼。她曾试图和蒙哥交换意见，但是蒙哥说，那孩子，脑袋有些不开窍，还怎么培养！我蒙哥的孩子，要是脑袋不够用，将来还不会被欺负！

忽都台想到这些，心里酸溜溜的。她知道蒙哥的意思，蒙哥是在给她讲生存法则。如果一匹头狼脚跛，它会立刻被群狼抛弃。因为，如果大家不抛弃它，整个狼群都会跟着倒霉，甚至被其他天敌灭绝！

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她可不忍她的孩子被遗弃被冷漠，必须要保护好他，不让他受欺负。

她把班秃的脑袋拥在怀里，轻轻摩挲着说：“好孩子，阿瓦不和你玩儿没关系，不哭不哭，额吉陪你玩儿好了！”

不过她又有些不放心玉龙答失，她不知道蒙哥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，

她总觉得蒙哥对玉龙答失操之过急。

她带着班秃出去寻找。侍女们告诉她，王爷牵着一匹马，带玉龙答失到草地上去了。

忽都台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蒙哥带着玉龙答失练骑马去了？

她赶紧把班秃交到侍女手里，牵过一匹马，撵了出去。

远远地她就听到了玉龙答失的尖叫声，她的心一下就吊到嗓子眼里。等她催马跑近的时候，她发现玉龙答失果然一个人骑在马背上，马已经启动脚步，慢慢地往前走了。

孩子太小，坐不稳马鞍，蒙哥用了些布条把他缚在上面了。当马向前走的时候，孩子显然有些害怕，他惊叫着，直喊“阿瓦”，嚷着要下来。但是蒙哥只把两手交叉着，抱在胸前，不为所动。

孩子看见他母亲过来了，忽然“哇”一声哭起来，大喊着“额吉”，要母亲赶快把他抱下来。

忽都台就要上前抱孩子，但是蒙哥黑着脸，对忽都台大喝道：“不许动！谁也不准把他抱下来！”说完，举起马鞭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。

马受了鞭击，便撒开四蹄，轻快地跑起来。孩子一下没坐稳，翻倒在马背上了。他的哭声更加厉害了。

忽都台忽然大哭起来，用马鞭指着蒙哥大叫道：“蒙哥！你发的什么疯？你要是把孩子给我摔坏了，我决不会原谅你的！”

蒙哥瞅着忽都台笑了笑，把手放在嘴里，冲马打了个响亮的呼哨，让马停了下来，叹口气说：“你呀！这么惯孩子，我没把他摔坏，可能你先把他的惯坏了……”

蒙哥心里确实不好受，不过正如忽都台感觉的那样，他把那些不愉快全藏在心里了，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。在合罕选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的时候，他心里就郁闷了一把。虽然他母亲曾多次告诫他要淡定，要

像影子一样潜藏，但是，让失烈门做汗位继承人无论如何让他淡定不了。合罕不传位于他和拔都，一定要给自己的儿孙，这他都能理解，但也不能传给失烈门啊！贵由浮浪，可毕竟他立有战功；阔端怯懦，可他宽厚；合丹年轻，但他不失为少年英才。他们哪个都比一个小孩子更合适啊，怎么能把国家托付给一个小孩子呢？

在脱列哥那和他说这些的时候，他虽然话说得优雅得体，其实心里也和脱列哥那一样，愤愤不平。

他不愉快的还有，这次回来，帮合罕解了贵由闯祸的那个结，合罕不但没有感激他，反而以让他休养为由，把他闲在家里了。

什么休养啊，分明就是不让他去战场。

蒙古人挑起的这两线战事，比较而言，西线的进展还比较顺利。当拔都大军在钦察草原经过一夏的休整后，他们便开始了对斡罗斯南部的进攻。他们先后攻克了别列思老勒和契尔尼果夫，进而围攻南斡罗斯重镇乞瓦。在这里，蒙古军虽遭到乞瓦军民的顽强抵抗，但一通重炮轰击后，乞瓦仍然被攻破。拔都进入乞瓦后，按照蒙古人对反抗者的一贯做法，血洗了乞瓦。接着，蒙古军势如破竹，西攻伽里赤国，破其都城沃伦和其他城池，从而荡平南斡罗斯。

在留下一部分人镇守整个斡罗斯后，拔都把大军分成三路，像三个箭头，齐头并进，分进合击，互为策应，又消灭了孛烈儿、马札儿等国家。每一位将领都意气风发，每一位将领都立下了不世战功。北路军的拜答儿攻陷孛烈儿的都城克拉科夫后，又进军西里西亚，在里格尼茨打败由孛烈儿、捏迷思联合起来的3万大军。南路军的合丹也攻取了鲁丹、瓦刺丁等城市，接着又与中路军的拔都会合，诱敌出城，在撒岳河畔索尔诺克歼灭马札儿的军队6万人，占领马札儿都城帛思忒。连贵由也剿灭了钦察阿速部叛逃的忽滩大军。

看到堂兄弟们的捷报像雪片一样地飞来，蒙哥的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除了为别人高兴，除了嫉妒得发狂，他

实在找不到什么事情做。他所有的劲都用在了训练儿子上，尽管这个儿子才3岁。

如果说西线战事确实已经用不着他出马，但是南线战事却不是这样的。南线战事打得相当糟糕，不断从战场上传来蒙古人被击败的消息。除了余玠在安丰、滁州两地分别打败口温不花和察罕后，杜昱又在庐州重创口温不花和察罕军。

口温不花和察罕包围庐州后，采用蒙古人最常用的战术，在庐州城外修筑了一条60里长的土坝围墙，把庐州城紧紧地围在里面。他们把回回炮、弩炮等一些攻城器械架在土坝上，对庐州城墙发起猛攻。庐州城墙修得异常坚固，蒙古人的攻城器械没能给它带来太大的损坏。城中守将杜昱，等到蒙古军的攻击暂告一段落后，指挥军队以油灌草，发射到蒙古军土坝上，焚烧了蒙古军的攻城器械。接着，他又让军队用投石机发射炮弹，集中攻击蒙古人筑的土坝，很快就把土坝轰出了几个大缺口。

口温不花和察罕见势不妙，正要组织人马重修土坝，没有料到杜昱率领大军出城突击，把蒙古军打得大败逃走。同时，杜昱又派部将吕文德在路上设下埋伏，一阵冲杀，蒙古军丢盔弃甲，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几个城市，往北退还。

东路军败退的同时，西路军在四川的进攻效果也并不是太好。

阔端撤军回他的封地后，进攻四川的任务就交给了塔海和汪世显等人。1237年春，塔海和汪世显率军夜袭武信，劫掠了南宋设在四川的财库重地。1238年冬，塔海又率军攻取隆庆府、资州等地，大破宋军于彭州，攻取邛州、黎州等川西之地，直抵大渡河边。1239年8月，塔海开始向川中和川东进军，再次开进成都，宋制置使丁黼领兵夜出成都，在西门外与蒙古军力战，兵败而死，塔海再次对成都进行屠城。接着，塔海连续攻取了汉州、邛州、简州、眉州、遂宁府、重庆府、顺庆府等地。汪世显率军向川东湖北方向进军，攻破湖北夔州、施州等地。

不过，虽说蒙古人攻破了宋军众多城寨，但他们并没有守住。他们攻城的目的主要是抢劫，抢劫完后，又率军离开了，并没有能力驻守在那里。虽然蒙古军在四川纵横多年，真正建立起根据地的只有兴元府和沔州、利州少数几个地方。

而不久后，宋廷开始派孟珙指挥四川方面的战事，加强川东的防务工作，这样，蒙古军在川东的进攻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，只能在川北一带活动了。

派孟珙指挥四川，是南宋这一时期一个比较大的战略调整，对抗击蒙古军的进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1238年10月，孟珙到任后，率领宋军先是夺回郢州、荆门，又和蒙古军连打三仗，夺回信阳、樊城、襄阳，把这几个战略重镇又重新收回来。然后孟珙乘胜追击，收复光化、息州、蔡州等城镇，几乎把蒙古中路军占领的地盘又夺了回去。

由于中路军节节败退，塔海、汪世显的西路军原本想冲出三峡进入两湖增援。他们在攻破万州、拿下夔州后，进入归州大垭寨。这时候，宋廷赶紧命令孟珙率军阻击。孟珙率领王坚、刘整等部将来到大垭寨后，依托山岳树林的优势，以弓箭密射蒙古西路军，结果西路军大败，只得往后退。孟珙率军一路追过来，乘势收回夔州。

由于孟珙的出色表现，他除了担任京湖制置使外，又被宋廷任命为宁武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，指挥四川战区的抗蒙战斗。这样，整个抗蒙战线，几乎凭孟珙的两个肩膀支撑了下来。

同时，孟珙还在这时候提出了“藩篱三层”的防御体系，也就是围绕都城临安设置三道防线，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、万州，第二层设在西北的鼎州、澧州，第三层设在湘西南的辰州、靖州及广西的静江一带。

蒙哥不知道这孟珙究竟有怎样的三头六臂，竟以一人之力，连克

南征的三路大军。他真想会会他，和他大战三百回合。蒙哥自从参战以来，还很少打败仗，能找到这样一个对手交战，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快事。在蒙宋联合攻金的时候，他原本有机会和他会面的，但恰遇父亲去世，他只得提前扶灵北回，与孟珙擦肩而过。

南线战事的这种糟糕局面以及想要会一会孟珙的强烈愿望，让蒙哥忍不住去向窝阔台请缨，希望窝阔台能把他派到南线战场上去。但窝阔台只是笑了笑，告诉他继续休养，不用着急。

这时候，蒙哥才彻底明白过来，窝阔台根本就没打算让他去继续建功。合罕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建功呢？难道是忌惮他？又开始防备他？或者说，合罕从来就没放弃过对他的防备？

奥都剌合蛮担任诸路课税使对中原汉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他以每年 220 万两银子的税额向蒙古汗廷承包下来，然后他分配任务，让各路包税人向他承包，这样一层一层承包下去，实际中原汉人需承担的缴税任务高达 440 万两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税赋一下就变成了原来的 4 倍。

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正如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向窝阔台说的那样，中原刚遭受了战火的焚烧，正在恢复当中，而大量的青年男子又不得不加入到蒙古攻打南宋的战争中，这使得中原生产的恢复异常缓慢。

为了把向蒙古汗廷承包的税收征起来，同时获得最大的利益，奥都剌合蛮使用了两把刀子：一把是酷吏，另一把是放高利贷的商人。

如果汉人的税缴不起来，他就让课税官带着捕快上门讨要。要不到，就查封家产，把他们养的耕牛及各种家禽家畜拉出来，运到市场上拍卖，甚至拆房子，没收家具。谁要敢反抗，就把谁抓起来，送到大牢里。另一方面，很多商人乘机向中原老百姓放高利贷，他们答应把钱借给老百姓，老百姓则用土地房产做抵押。这些商人放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他们需要支付的利息甚至比本金还要多。当实在还不了债的时候，他们只好把田地房产交到高利贷者手中，举家外出